

Lie Down in Darkness

在黑暗中躺下

〔美〕威廉·斯泰伦 著

孟凡俊 赵凡 梁月海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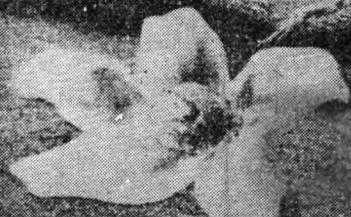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社



(美) 威廉·斯泰伦 著
孟凡俊 赵凡 梁月海 译
重庆出版社

*Lie Down in
Darkness*

在黑暗中躺下



William Styron

Lie Down in Darkness

本书据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年修订版译出

责任编辑 吴立平

封面设计 乔楠

技术设计 忠凤

【美】威廉·斯泰伦 著

孟凡俊 赵凡 梁月海译

在黑暗中躺下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3.75 插页4 字数380千
1991年3月第一版 1991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

ISBN 7-5366-1441-1/I·268

定价：8.45元

内 容 简 介

《在黑暗中躺下》系美国当代著名南方作家威廉·斯泰伦的成名作。1951年出版后，它即被认为是“二战后的最佳小说”；翌年获美国国家文学艺术学院艺术奖。

该书叙述的是美国南方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悲剧故事。父亲米尔顿受北方生活方式的影响，蔑视传统道德，酗酒和情妇私通；母亲海伦拘泥传统、笃信宗教。道德观念的不同，使夫妻俩关系破裂，于是米尔顿将感情全部倾注在女儿蓓顿身上。长大后的蓓顿，由于她的“恋父情结”，导致了家庭矛盾的彻底爆发。结果，蓓顿被迫远嫁北方，但这并不能抹去她对家乡和父亲的思念以及由此而生的爱与恨交织的复杂感情。为求心理平衡，她屡屡与其他男人同居，但这仍不能救赎她。绝望中，她从一高楼上，赤身露体像刚投生到世上一样跳了下去，“在黑暗中躺下”了。

作者通过蓓顿一家的悲剧，展示了工业化的北方对农业的南方吞并后，人们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丧失以及由此而生的迷惘、痛苦和绝望。



题

辞

既然死亡也许属于生育女神
卢客娜^①的职责，那么即使是异
教徒也会由此怀疑生是否即等于
死；既然亘古如斯的太阳也要西
坠而只留下冬日的严寒，那么勿
须多久，我们就会在黑暗中躺
下，而生命之光只不过像磷火似
的在灰烬中明灭闪烁；既然时光
易老，只给我们带来昙花一现的
希望，而死神的阴影每日都在追
逐威胁着我们，那么永生长存只
不过是梦幻似的愚蠢的祈望而
已。

——托马斯·布朗爵士^②
《墓地葬礼》

① 卢客娜——罗马神话中司生育的女神。

② 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
——英国医生、作家。1633年获医学博士，
1671年受封为骑士。以日记体沉思录《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等为世人所知，主要
谈论上帝、自然和人的奥秘。

第

一

章

火车离开了瑞查蒙德，正在向瓦立克港驶去。在市郊，火车加快了速度，驶过终日尘雾弥漫并且散发着苦辣中又带点甜丝丝的味道的烟草工厂；驶过一排排小山似的绵延数公里的居民住房——这些住房带着外衣似的棕色护墙板，在清晨乳白色的阳光照耀下宛如成千上万的阳光反射板；

驶过满是昏昏沉沉、行动迟缓的人流的市区道路，此刻正行进在飞架两山之间、横跨詹姆斯河面的大桥（桥下你可以看到詹姆斯河面因为流入了两岸化工厂和居民板房中排泄出来的含酸的废水而翻卷着的绿色泡沫），隆隆地飞驰着向城外的森林驶去。

火车像钻进了隧洞似的在松林里穿行着。一位看上去已届中年、态度和蔼得像是受什么人爱戴的大叔似的乘务员在车厢里东倒西歪地穿行着查验车票，这时，如果特别留意，你会注意到他说话带着一口黑人似的腭音，这是哥伦比亚、底特律或其它什么地方的方言，让人费解的笨拙的发音。如果你问他到瓦立克港还有多远，他会说“打药（大约）8公里”，你也就确信自己已经到了蒂德沃特了。不一会儿，你便感到脸上由于昨天夜里昏昏沉沉地坐了一整夜而酸胀肿痛，齿龈由于抽烟过多而苦涩难耐，于是把背尽量舒适地靠在座位后背上，试图再打一个盹。然而，刚一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座位上的棱角就刺痛了你的脖颈，所以，你又坐了起来，翘起腿，睡意朦胧，呆呆地望着坐在你旁边、来自亚林敦的陌生的推销员。昨天夜里，他跟你神聊他的癖好，大谈新型火车和阿斯特旅馆里两个女大学生的笑话，此刻，他静静地伸展四肢，一动不动地睡着了。

微张的嘴唇正发出轻微的呼吸，光润的脸上布满了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的棕色胡髭。然后，你把目光移开，望着窗外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退去的树林。松林绿油油连成一片，梦一般的美，松针织成的绿色挂毯在清晨的阳光下泛着斑驳陆离的光点。突然，前方的车头喷出一阵白色的烟雾，像一条飘动的项巾在窗前翻卷、飞逝，把你的视野弄模糊了。

这时，太阳升起来了，你可以看到田野上的晨雾正在慢慢消散。一座座孤零零的小木屋上的水泥烟囱里，一缕缕炊烟直直地升起，敞开着的门口不时露出微弱的火光。突然，对面闪过一幅黑人、干草车和一头垂着耳朵的骡子的活画：这黑人张着猿人一般的大嘴，露着粉红色的齿龈，愕然地盯着飞速奔驰的火车。烟雾渐渐把他从视野中抹去了，最后，你只看到一只褐色的手僵直地举在空中。

那位陌生的推销员蠕动了几下身躯，睡眼惺忪地望了望窗外，咕咕哝哝地问：“我们到哪儿了？”你耳语似的低声说：“我想离瓦立克港不远了。”他换了一个姿势又睡了。你百无聊赖地翻了翻一个小时前报童卖给你的一本《时代快报》，又放下了。这本《时代快报》你还没有读过，也许你根本就不想读，因为你脑子里装满了别的

事。你再次望着窗外晚夏的景物，望着漫过沼泽地落潮流下的哀婉而美丽的溪水，这些溪水缓慢地奔流着，泛着闪亮的白沫，发出轻微而令人恐怖的声音。时值中午，除了远远逝去的汽笛声和铁轨的有节奏的隆隆声，这儿是死一般的寂静。最为有趣的是，当火车拉响尖厉的汽笛，呼啸着经过一个叫阿北克斯——乔维尔的原木建造的小站时，两个正在树林边锯木头的黑人，听到你所乘的火车的汽笛声，其中一个从锯的一端站了起来，一边擦着额头上露珠似的汗水，一边说：“伙计，趣(去)——趣(去)瑞查蒙德的。”另一位说：“补(不)，师(是)趣(去)瓦衣(立)克横(港)的。”前一位快活地叫着：“嘻——呀，今天就光(晃)汤(咣)到城里，她真够坏(快)的。”他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两双手下，锯子又开始用那磨擦得滚烫的铁片咬噬木头了。阳光直射下来，发出了炙人的热度。周围又是一派静寂。

瓦立克港是一座造船之城。工人宿舍从沼泽地边上就出现了。清洁整齐的三合板简易木房像森林中的草莓一簇挨着一簇。此刻，人们正在陆续上班，他们的汽车在沿公路向东爬行，公路穿过更加密集的房屋突然拐进沼泽荒地，一个个木制围墙的小小后院紧紧挨着荒地。后院里女人们一边晒着衣服，一边把苍白的脸转向正在驶过的

火车。火车在减速。陌生的推销员终于醒来了。他一脸睡意，懒洋洋地打着哈欠，把你的报纸借了过去。你把脸再次转向窗外时，向后闪过的是郊区的房屋、灰暗的不知名字的街道和超级市场的牌号，然后便是船坞。最后，火车慢慢抖动了一下在站台前停稳了，这意味着此次旅行的终点到了。站台外不远的地方就是5公里宽的散发着咸味的深绿色的海湾。

你站起来，跟那位陌生的推销员告别，他要乘轮渡到海湾对面去。你从行李架上抽下行李，走下火车，来到站台上。立刻，海水清新的咸味一下子把你全身那种令人肠胃气胀的闷热一扫而光，令你精神一振。30码以外的地方，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正等着你，他们露出了惊奇的笑脸：“啊，他在这儿呢！”——当你向他们面前走过去时，你已经永远忘记了那位陌生的推销员以及一路的颠簸。这将是一个炎热的日子。

1945年8月的一天，上午11点正，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柩车悄无声息地在瓦立克港车站的站台上停住了，柩车静得就像里面没有装马达。紧跟在后面的，是一辆殡仪行业常用的派卡迪牌轿车，这车也是全副殡仪装饰。轿车的司机莱维伦·

卡斯珀先生身材细长，戴着眼镜，手上戴了一双家鼠色手套；一副机警而又颇富同情心的表情，和蔼可亲的脸上布满了浅浅的斑点。像大多数头发火红的人一样，他的眼睛呈淡蓝色，眼神漠然。他从车厢里走出来，站在站台上，轻轻地打开了后车门。他的举止神情给人一种镇静、庄严、讲究礼节的印象——一个让人们在这样的某位家庭成员死亡的日子里可以完全信赖、在细节上一丝不苟的葬礼料理人。

他屈身俯向后排座位说：“洛芙蒂斯先生，还有15分钟火车才到站，你想在车站上等着吗？”

后排坐着的是米尔顿·洛芙蒂斯，他身边的女人叫朵丽·邦纳，另一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黑女人，名叫艾拉·斯旺，她穿着一身领口和袖口镶着白边的黑色裙服。

“我看我们就在车站上等吧，”洛芙蒂斯说道。

“好的，先生。我一会儿再来见你。喂，巴克利！”他突然迈开脚步无声地向他的助手走过去。他的助手是一个年轻人，脸色苍白，穿着一身肥大的套装，此刻正爬在枢车的车盖上，紧盯着冒烟的发动机。

另三个人默默地向候车棚的阴影走去，那儿已经聚集了一群等火车的人。站台下的某个地方

正喷云吐雾，不断地鸣响刺耳的汽笛。候车棚上的天空万里无云，湛蓝湛蓝，这种天气一定会从早到晚让人四肢无力，懒得动弹。一大早，空气就潮湿沉闷了；散发着南方沿海地带特有的混合气味：海盐味、焦油味、沥青味和鱼腥味，此刻还加上了火炉上油煎东西的恶心味。站台外20多码远的地方，一片漂着油脂的水面上，一艘货船在那里抛锚停泊。一群码头工人走进货舱，往里面装矾土。凸堤码头上，电动起重机轰轰隆隆地转动着，同时散发出如同被电烧焦了的金属气味。一个工人的声音从货舱内传来，“把它吊过来。”这声音微弱而阴森，像是从墓穴中传来的；浓厚的尘雾从船上散播开，似起伏的云朵慢慢地飘下来，轻轻地落在凉棚下的站台上，把站台上的一切什物都蒙上了一层均匀的灰砂。多数等车的人都退进了车站里，双手拍打着自己身上的尘土。但是，洛芙蒂斯和两位女人却全不在意地仍旧站在轨道旁边，等待火车的到来，那阵降落的尘埃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袭来，侵入他们的衣服，那上了年纪的黑女人黑色的脸上敷上了一层灰白色的面罩。

“……她绝不会来了，她绝不会来了，”洛芙蒂斯不停地说着，“我请求她，我乞求她，我说‘海伦，仅仅是出于起码的礼节需要，你也要来，至

少今天要来，’我说，‘你不明白吗，这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女儿，而不只是我的，我怎么能容忍……’我说，‘我怎么能容忍……’”

精神紧张和极度悲痛使他提高了嗓门，那两个女人好像被同一个思想所驱使，一边轻轻拍着他的手臂，一边不安地低声宽慰他。艾拉开口说：“唉，你不要这么伤心……”同时，朵丽也在说：“亲爱的米尔顿，你要坚强些。”

“亲爱的米尔顿，”她继续温柔地补充道，“你真的以为我该来吗？最亲爱的，我当然想陪着你，但是，海伦呢，还有……”朵丽年龄在40岁上下，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眼睛里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我不知道。”他小声说道。

“什么？亲爱的，怎么了？”

他没有说话。他没听见她说了些什么，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太多的令人晕眩的痛苦和悲伤。昨天他还是幸福快乐的，但是昨天晚上降临到他头上的痛苦太巨大，一下子就打散了他所有的希望。生平第一次他再也不能把自己的烦恼推开，不能把它像对付某种讨厌的可怕的萌芽那样连根拔除。他的脸因悲哀而呆滞起来，他痴痴地凝视着水面，好像他从未见到过海湾的风景，目光中显露出惊愕的表情。他55岁上下，仍旧保存着青

年时代的翩翩风度(这一点清晰可见)，残留着昔日青春美貌的某些痕迹，但他的面部线条已经衰萎而且也疏于修饰了，年轻时的棱角已被松弛下来的肌肉代替，那层裹在优美体形上的皮肤现在已经充满了过大的毛孔，失去了昔日的光泽。从儿时起，他的头发上就有一撮白发，不过这撮白发不仅根本无损于他的美貌，反而为他增添了几分光采，成了令人爱慕、引人注目的焦点。正因为此，他很少戴帽子。

艾拉·斯旺说：“火车很快就要倒(到)了，就要倒(到)了，可怜的小宝贝。”说着，她用一块大绣花手绢捂住脸轻轻地抽泣起来。艾拉·斯旺满脸皱纹，干枯得像上了年纪的猿猴。她一边折叠起手绢，擦干眼泪，一边不时地打量四周。

“嘘——”，朵丽低声说，她用手按了一下艾拉的胳膊，“嘘——艾拉，现在不要哭。”

尘雾像雾一样包围着车站，灰尘纷纷扬扬落下来。铁轨上只有两个孤零零的脚夫正用拖车从车站往外拉行李，不一会儿，又像幽灵般地消失了。洛芙蒂斯望着他们、心想，我不再想它了。我要尽力去看去想水面的景色。船上独立一人，浑身红色，手拉着一根电缆，一边沿着小道跑进去，一边对着货船叫喊：“松！”他想，如果我只想着这一刻这一秒，那么也许火车就根本不会到

了。就想想这片水，想想现在吧。反正都一样，他知道自己太老了，对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东西已经厌倦之至，因而不可能躲避即将来临的事件，火车终究会来的，终究会带来那厄运和灾难的最终证据。作为一个圣公会^①教徒，他一生从未真正明白过命运的真正含意，至少从未在意念上为此而过于心神不宁。火车会来的，会载来他全部的错误和爱的实证——因为他对女儿的爱，超过了一切。在今天这个早晨，他就要看见她了，就要看见她躺在棺木内，有形却永远无声的身体了。这个念头突然给了他当头一棒，他全身充满了恐怖。他想，火车此刻正在市郊的路上，发出可怕的轰鸣，驶过黑人小屋下流淌着的最后一条溪流。

“啊，上帝！”他虚弱地叫着。

艾拉·斯旺把脸转向了他，一边轻轻地擦着眼睛，一边说：“洛芙蒂斯先生，不用担心，我和邦纳女士会关照（照）好一切的。”然后，她又流起泪来，“样（让）上帝赐福给我们吧。”她痛苦地呻吟着。

“嘘——别哭，艾拉，”朵丽说。

他悲痛而恐怖地转过头，望着海湾的水面，

^① 圣公会——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英国。

倾听着从那边传来的声音。我不愿意让你相信，他父亲曾经那样说（30年前3月里一个微光朦胧的下午，房屋被最后充公前不久，那时即使楼梯上最轻微的脚步也让栅栏和木梁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让人想到的不仅是建筑楼房经历的岁月，而且是更为美好而安宁的年代。）我不愿意让你仅仅出于孝心才相信我这为父的忠言，毫无疑问，你最后总会把父亲的话抛到脑后的。我仅仅让你把它当作一个见过更多的桥下流水的老人的话来警戒自己的言行。我承认，肉欲的诱惑一直是强大的多方面的。你必须警惕自己，否则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放弃最为仁慈纯洁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悲哀和毁灭。现在我是一位老人了……

他父亲不知怎么，已经意识到了他的下一代最终会背叛他——尽管他没能预见到这最后的灾难（现在，这位人到中年、肌肉松弛的儿子正站在这儿等待他厄运的象征）；他更不会预见到，他死后另一场更为残酷的战争降临大地，民主党人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段主宰了天下，而且也许会永远如此下去。他父亲，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一种自哀自怜的情绪淹没了他，他感到被欺骗了，被打败了。对他来讲，这内心的痛苦太大了，让他不堪承受。

不仅是肉欲，爸爸，还有别的事情。生活不

断向前发展，不仅仅是肉欲。我不是诗人也不是窃贼，我从来不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意志。

此外……他望着那艘货船，望着尘埃，望着三只展翅冲下的海鸥。此外……还有他的童年时代。你忘了自己的青春时代，那时，你鲁莽轻率，你长硬了翅膀，背叛你自己。正是那些被忘记的青春岁月才是你最为悔恨的——因为从那时起，你脱离了大约在50年前就开始的生活。在瑞查蒙德一座凌乱的旧房子里，埋藏着他的第一个记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阳光明亮的屋子里回旋着忧郁、柔和的乐曲，在近处的一个广场，隐隐传来欢乐而又悲伤的音乐声。他母亲低声细语说：“是音乐，亲爱的米尔顿……音乐……音乐……，听，亲爱的。”阳光穿过沙沙作响的百叶窗，无声无息地斜照进来，在遥远的高空，在说不出来的什么地方，好像出现了母亲空洞的、旋转着的面容。这面容他从未见过，而且始终陌生，因为在他能够将母亲的轮廓勾勒在脑海之前，她就已经死了。后来，父亲告诉他，母亲长得优雅可爱。同时映现出的，还有跟父亲在公园散步的情景，树林中潮湿的羊齿植物似的气味，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名叫查理·奎恩的男孩，面容苍白，饥饿使他的脸颊瘦削干瘪，前额上天生就有一块花朵般的褐色疤痕。他在山姆区被杀害了。我的儿